

岐山文史資料



72-440

岐山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岐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

李辛儒

封面题字：

岐山文史资料

787×1092 $\frac{1}{4}$ 开本 4·5印张

3插页 98千字 1—2000册

岐山彩印厂印刷

准印证号：陕宝新出批（1992年）第060号

ZAG1/43

政协岐山县第三屆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

主任委員：張世英

副主任委員：王潤乾 孫旭鵬 朱德鈞

委員：祁健業 李辛儒 張漢濤 王效文 劉克敬
黃元勤 王宗宏

顧問：虎懷靖 張雲錦 楊生林 薛尚武

編輯委員會：

主編：王潤乾

責任編輯：王宗宏

目 录

革 命 回 忆

- 民先队“十八卿”在益店小学的革命活动 王振江 (1)
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白昭 (7)

工 商 经 济

- 雍兴公司在岐山 王润乾 (13)
雍兴公司蔡家坡纺织厂 陕棉九厂厂志编写室 (17)
张仲实传略 陕棉九厂厂志编写室 (28)
张仲实《守厂日记》摘录 陕棉九厂厂志编写室 (31)
片断回忆与感怀 陈辉汉 (35)
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王润乾 (41)
“西大成”炉院始末 王宗宏 (44)
西秦纸厂 张汉涛 (48)
山西会馆 周同升 (51)
岐山县境古货币遗存概述 庞文龙 (55)
岐山庙会 张汉涛 (67)
岐山县土地改革纪略 李三虎 (75)
岐山县查田定产纪略 李三虎 (88)

工运一瞥

雍兴公司蔡三厂工人罢工斗争

.....唐广森(103)

群众文化

五十年代岐山农村业余剧团

.....庞宝玉 黄元勋(111)

付怀仁 王宗宏

政史资料

苏民德县长任内公文选录摘注

.....庞怀靖(134)

民先队“十八卿” 在益店小学的革命活动

王振江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中国大地上就有一个名叫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青年学生进步组织存在。他们的活动宗旨正象他们征队员的启事中一再重申的那样：“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爱国同胞，不分你的年令、职业、宗教、信仰……一致起来为救亡而斗争。”这个青年进步组织从开始发起到发展壮大以及一切活动都是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的。

在西安事变之前，北平的“民先队”即来西安活动，秘密串联学生，宣传发动民众抗日。事变发生以后，在我党的支持下，很快由秘密或半公开，逐步转向完全公开，大张旗鼓地在西安各学校中发展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和其它革命活动。当时在青年学生中以参加“民先队”组织成为一种时尚。一度在我们党内也作了一项“凡党员必须参加民先队”的决议，后因环境变化，又改变了。在西安，“民先队”组织很快由三百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一九三七年初，“民先队”西安分队又决定，兵分几路，到西安近郊以及渭南、大荔、乾县、凤翔等各中心县份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以发展壮大民先队伍，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活动。

益店小学（当时称为“龙尾乡中心小学”）地处岐山四

大古镇之一的益店镇。近代以来，人才辈出。特别是在雷星阶先生主持校务工作期间，中共岐山中心县委和岐山县委就设在益店小学，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岐山地区乃至岐、扶、眉等县学运和党的活动中心。“民先队”在益小的组织也很快由三十多人发展到八十多人。在学生中开始负责“民先队”组建工作的是早期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的同学王友令，二九级毕业后，就由三〇级的王哲、曹文科同学接替负责。在中共岐山县委和“民先队”益小分部的领导和鼓动下，益小的学生运动开展的十分活跃。他们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在学生中秘密传阅《共产党宣言》、《土地法大纲》、《论持久战》、《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生唱抗日救亡歌曲，为抗日募捐、贴标语。启发学生乃至民众的爱国热情，为国家、民族前途奔走呼号。

“民先队”在全国各地的迅速发展以及革命活动，使国民党卖国当局十分恐慌。一九三八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布取缔“民先队”、“西青救”等十三个革命团体，使刚刚发动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潮遭到打击。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西府地委，成立中共岐山中心县委，王宏谟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秘密办公地点就设在益店小学。十月，省委派孙生贤（当时姓名为孙继先）为中心县委副书记，公开身份为益小教师，秘密发动群众，联络青年学生，继续作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明的不行搞暗的，正规的不行搞分散的，“民先队”不行就搞别的，反正只要是抗日、是革命就行。于是，大约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在高年级同学王哲、曹文科、巨志毅等人的发起下，十八名志趣相投的同学秘密联络组织“十八红”。

消息传到老校长雷尾阶先生的耳朵，早年就秘密加入共产党组织，几次被逮捕下狱，受尽国民党反动派凌辱酷刑，始终贞终不渝，后因环境变化，脱离了党的关系。但心中仍然向往、同情、支持革命的雷老先生凭着自己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从对广大有志青年学生革命热情关怀爱护的观点出发，严肃地指出：“红不红，并不在你的名字起得响不响，调子喊的高不高，关键在于你的实质、你的行动。为什么要把名字起得这么惹眼呢？这不等于是唤醒敌人，暴露自己吗？”于是，他们按照雷老先生的授意，仿照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义结金兰”的封建形式，十八个同学按照各人的年龄序次，结为兄弟，给每个人名字的最后一字都带一“卿”字，故名“十八卿”。王哲叫王哲卿、曹文科叫曹文卿、王振江叫王振卿、王怀远叫王怀卿、付应魁叫付应卿、付延彩叫付桢卿、梁延忠叫梁智卿、杨秀叫杨周卿、刘继祖叫刘维卿、凤殷舟叫凤汉卿、巨志毅叫巨耀卿、李独英叫李锐卿、薛英轩叫薛英卿、赵思仁（后改名赵力行）叫赵儒卿、付建章叫付义卿、吕怀玉叫吕鹏卿、曹志哲叫曹铭卿、史宪典叫史俊卿。为了表示团结一致、互帮互学、贞终不渝、革命到底的决心，还请焦六村一位老先生写了一首誓词，印制了金兰谱，人手一册，以志不忘。还能记得起的几句是：“苏秦张仪结骨交，管仲叔牙赛同胞，子期伯牙情义好，愿效角哀与伯陶……”。

“十八卿”组织起来以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和指导下，在爱国进步教师的帮助支持下，同学们踏着“民先队”的足迹继续前进。他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赴国难，力量更加强大，在益小乃至岐山东北乡很快掀起了新的活动高潮。

一开始，他们就同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地下党经常通过王哲、曹文科等同志除了给他们传看如前所述的《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外，还利用晚间下课后，多次在太白池、太白庙等处秘密聚会，听曹文科等同学介绍抗日战争形势以及时事政治，并曾在益店镇西城门楼上听进步青年教师庞怀靖讲述《社会发展史》，以启发提高他们的民主革命意识。

在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有了一定提高之后，他们又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指导及高年级同学的组织下，带头书写、张贴标语，为抗日募捐，上街演讲，进行抗日宣传，启发同学和广大民众的抗日民主热情，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奔走呼号。

“十八卿”在这些活动中处处起先锋带头作用，刘继祖（刘维卿）演过《骂汉奸》、杨秀（杨周卿）和另外一个同学演过《拉壮丁》、凤殷舟（凤汉卿）演过《小麻痹》、王振江（王振卿）和薛英轩（薛英卿）也都演过街头活报剧。

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及“十八卿”弟兄在益店小学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岐山当局的惊慌和仇视。一九四一年秋，省督学杨安（中统特务）奉命到益店镇密查中心县委副书记孙生贤的来历以及“十八卿”组织的活动情况，消息被雷星阶先生知道后，经和当时任教导主任的青年进步教师庞怀靖商量，以放种麦假为名，派王振江、刘继祖把孙生贤连夜秘密送往眉县车站，使孙安全转移。

一九四二年春，“十八卿”的革命活动更加引起了国民党岐山警政当局的警觉，他们派警察包围学校，不许教师和学生出入，进行大肆搜查，企图搜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十八卿”的“罪证”。“十八卿”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当局恼羞成怒，暗地唆使反动学生诬告杨秀、刘继祖、赵思仁“行为不轨”。刘继祖得讯逃脱，警察拘捕了杨秀和赵思仁，将其押在龙尾乡公所进行审问，逼查他们“在学校都搞了些啥坏事？”杨秀、赵思仁坚不吐实，与其进行坚决斗争，“十八卿”其它弟兄组织发动同学一百多人在乡公所外面示威，要求放人。警察当局查无实据，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迫于舆论压力，又经雷校长从中斡旋，派学校会计李润章请“世兴隆”油盐店出具保条，将杨秀、赵思仁同学保释出来。

通过这次斗争，同学们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当局外强中干的反动本质，同时也锻炼了同学们的革命意志和胆略，取得了斗争的经验，使“十八卿”逐渐成熟起来。一九四一年，“十八卿”中除过高年级同学王哲、曹文科、李独英等人早已加入中共党组织外，王振江、刘继祖，赵思仁等同学也相继被接受为中共党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更加艰巨而光荣的革命斗争。在三二级的同学毕业离校后，踏着“十八卿”的足迹继续在益小活动的，尚有春三二级的王智和何渊同学，三三级的杨福、张剑锋、张维新同学，以及三四级的吕志义和王志道等同学。一九四四年，在反动校长上官敬进校后，清洗了一批进步教师，地下党员成景贤同志也相继离校，“民先队”组从此就停止了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赵思仁、凤殷舟等同志因为参加“十八卿”组织，不但不以为功，反以为罪，遭到“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乱反正，使他们的冤案得以昭雪。

“十八卿”兄弟当年都只是十几岁的青年学生，风华正

茂，意气奋发，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而今大多已年过花甲，有的甚至已长眠地下。健在者相聚一起，追忆当年，犹象昨天。今将其述录于此，一则告慰先烈地下忠魂，二则警戒后人，使其知当日创业之艰难。惜今天幸福之不易，发扬革命传统，高举“四化”大业。

革命斗争的片断回忆

白 晓

两进陕北边区学习

1948年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出击西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西府地下党组织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培养干部，从白区大量调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去边区学习，在这种新形势下，宝鸡县地下党决定调我去陕北边区学习。

1948年秋收大忙时节，宝鸡地下党组织派杨枫同志（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的单线联系人）前来通知我，准备武装护送我们去边区西府干校学习。当天晚上，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做了准备，第二天下午与杨枫同志在蔡家坡火车站接头，赶天黑到达虢镇北堡子付时晴同志家里。待晚上入睡后，到虢镇北坡一个老坟地集中。我们去边区学习的七、八个人，由地下党负责人佐虢同志（即焦世雄）带队，他给我们讲了夜行军的常识即出发，天亮前顺利到达凤翔山区（即五区湾一带）游击队所在地。随后，在凤翔游击队队长亢少平、教导员蒲光同志率领下，从凤翔北山游击队出发。时值阴雨连绵，由游击队护送的宝鸡县和凤翔县去边区学习的同志，白天在群众家里隐蔽，夜里行军，向岐山北山游击队迂回前进。辗转几天后，把我们护送到岐山西方一带交给了岐山游击队，与岐山去边区的同志汇合在一起，夜行军到达冯家坡村，隐蔽在群众家里。次日中午，群众正在给我们做午饭时，岐山保安团的大队人马，从三面向我们围攻而来。因大

家分散隐蔽在群众家里，来不急集中，在游击队的指挥下从村北向北山坡上撤退。由于人数过多，目标全部暴露，敌人从正南和东西两侧向我们围攻，子弹像飞蝗般地落在我军周围。游击队迅速占领了山峰制高点，用机枪、步枪向敌人还击，掩护我们向山上撤退，凭借万木丛的掩护，我们在天黑前撤至山后。凤翔县游击队得到消息后前来救援，从北边用机枪压住敌人，迫使敌人停止了追击。我们在当晚与凤翔游击队汇合后，才得知岐山游击队一名机枪射手阵亡，岐山学员李独英、李生华两同志被捕等不幸消息。在西方一个村子吃过晚饭后，我们在凤翔游击队的护送下，当晚急行军撤到凤翔游击区。几天后，凤翔县游队长亢少平同志宣布：上级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要在北山地区对我凤、岐、扶游击区进行“清剿”，决定学员各回各地，游击队分散隐蔽。我和任登第及凤翔游击队员亢志华等三位同志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夜晚下了山，这次进陕北边区学习未能成功。

1948年农历10月间，宝鸡县地下党组织重新决定以采取合法身份分散行动，暗渡封锁线的策略再进陕北边区。这次由杨枫同志以教员身份带领，我和虢镇北堡子付振衡同志为学生身份三人同行。礼泉县城是通往边区的必经之地，我们到达礼泉县城南门时，由于前一日夜礼泉游击队大闹县城，城门口戒备森严，盘查过往行人，我们便分头进城，与打入敌保安团的地下人员取得联系后，第二天由他送我们顺利地出了北门，赶天黑在该县北山脚下的北坊保公所由杨枫同志联系上该保保长（系地下党联络点）。当晚找了一名向导，从山间羊肠小道，绕过国民党青年军的碉堡暗哨，天明前到达泾河南岸，以三击掌为联络暗号，叫来北岸的小舟渡过泾

河，天亮时到达解放区前沿的淳化原土桥村，与驻扎在那里的礼泉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下午随同游击队顺利到达西府总队，约一周后与各地先后到达的50多名学员一起到达西府干校。学习结业后，于1949年3月间，我被调去参加黄陵地区龙坊镇搞反霸斗争。到那里不久，党组织又调我随岐山县县长白元兴回岐山工作。

岐山第一次解放后的安民告示

第一野战军解放岐山县城后，岐山县长白元兴同志和我及他的通迅员官佩忠于49年5月23日进入岐山县城，在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设在原岐山万字会内）和部分地下党员的协助下，在旧县政府内对外办公，开展工作。首先在县政府大门上挂出“岐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吊牌。其次白元兴命我在县城内刻字处，刻了一枚正方形宋体的“岐山县人民政府印”的公章和白元兴条形楷书章（为了开展工作均系临时性的）。草拟了安民布告，其内容大意是：①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大好形势；②人民政府的性质并宣布岐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开始办公；③号召全县人民提高警惕，不信谣言，安心生产，支援前线，消灭蒋匪帮；④宣传我人民政府对敌宽大政策，号召敌散兵游勇、地方武装人员缴械投降等。并由我在岐山县城内中兴书局用石印印成正式布告，加盖人民政府大印和县长白元兴长条印，在县城及四门张贴，还将大部分交由军管会向农村张贴，从而起到了宣传政策，安定人心，震慑敌人的作用。

岐山县武侯区人民政府的成立

岐山县第一次解放约一周后，即五月底六月初，县长

白元兴亲自找我谈话，任命我为武侯区区长并代理区委书记，命令前往高店镇组建岐山县武侯区政府，临行时发给我三号手枪一把，十多发子弹，并向驻扎在高店镇十方院（高店小学所在地）的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十六支队（团编制）写了介绍信请求协助。奉命后，我只身前往高店镇与我人民解放军十六支队杨政委、张团长接洽，团首长热情地介绍了武侯地区的敌情状况，并抽调团部荣誉股的梁股长（负责执行军纪和军民关系）带领一个加强排协助我在高店乡公所的旧址挂出了“岐山县武侯区人民政府”的吊牌，于6月4日正式对外开展工作。在高店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政策，号召群众积极生产，利用原保甲人员向驻地部队交送粮草，召集地下党员、爱国进步青年组建区政府，吸收贫苦农民子弟，用收缴原地方武装的枪枝弹药建立区游击队。6月中旬，农民已开始搭镰割麦，有一天杨政委和张团长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消灭胡马匪帮，实行有计划的战略转移，准备打一场大的战役。区政府干部要作好准备，隐蔽好公物跟随县人民政府转移。我用支队电话与县政府联系时，县政府已于昨夜东撤。据此，我与部队协商决定跟随部队转移。当晚，除区游击队员分散隐蔽外，我带领全区10多名同志随十六支队东撤。撤至眉县法牛嘴原时，与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激战一昼夜，全歼敌军孙铁英残部，活捉敌师长孙铁英。随军期间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动员物资、协助卫生员抢救伤员、看管俘虏、一切行动跟随团部。东撤至周至地区后，我们从部队得到消息，才离开部队在户县秦头镇找到了宝鸡地委和各县政府机关而归了队。

武侯区的剿匪概况

武侯区远离县城，南依秦岭，北临渭水，东傍石头河，西接宝鸡蜀仓，交通闭塞，地势偏僻。逃窜南山的敌散兵游勇时有出没，另有所谓“四大英雄”、“五大豪杰”长期盘据该区，危害地方。敌散兵与地头蛇勾结在一起，昼伏夜出，抢劫群众财物，气焰十分嚣张。大约在7月间第二次解放岐山后，曾多次在深夜向我区政府鸣枪射击，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经上级批准，我们加强了区游击队武装，杨秀为游击队队长，队员发展到40多名，装备有重机枪一挺、转盘轻机枪一挺，马蹬式冲锋枪二支，短枪10多把，其余为四道环步枪，并有收缴敌人溃逃时失散在民间的手榴弹、枪榴弹等武器弹药。当敌匪向区政府夜袭时，我们从房上居高临下进行还击。土匪深夜几次在我区境内北堡子、王家崖等地抢劫群众时，我区领导和游击队队长率领游击队迅速前往清剿，打得土匪狼狈逃窜。有一天，诸葛亮庙道人武师傅到区上反映说：失散在南山里的小股蒋胡残匪到诸葛亮庙抽签，预卜攻打区政府的胜败。接到情报后，我即速前往眉县王相公寨，向驻扎在那里的我野战军某师秦师长作了南山敌情汇报，该师当即派侦察兵来我区，在区游击队配合下，伪装成樵夫，深入南山侦察，抓了两名俘虏带回师部。在弄清敌情后由解放军进行了清剿，初步稳定了秦岭山区的形势。

武侯区的曹家乡，九沟十八岔。几股土匪凭借复杂地形、盘踞该地，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与我人民政府相对抗。有一天，我得到情报，土匪在曹家乡红崖村谋划，在温